



UNODC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内 容 提 要

世界
毒品
报告

2014

内容提要

《世界毒品报告》是毒品市场上各类毒品主要动态的年度概览，涵盖从生产到贩运及消费的整个链条，包括新的路线和方式的发展。《2014年世界毒品报告》第一章介绍了阿片剂、可卡因、大麻和苯丙胺（包括“摇头丸”）最新动态的全球概况和吸毒的健康影响。第二章重点介绍用于制造非法毒品的前体化学品的管制。

根据全面的供给信息及有限的需求新信息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整体上，就非法吸毒和问题药物使用¹流行率而言，全球形势总体稳定，全球吸毒者总人数日益与世界人口增长并驾齐驱。

这就是说，就具体毒品而言，每个区域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多种毒品使用一般指同时或相继使用两种或更多种物质。无论从公共健康角度，还是从毒品管制角度，这都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主要问题。

吸毒及其健康和社会影响

吸毒依然代价高昂，让许多人付出了宝贵生命和鼎盛年华。2012年报告的毒品相关死亡人数估计为183,000人（范围：95,000-226,000人）。这个数字对应的死亡率为每一百万15-64岁人口中有40.0人（范围：20.8-49.3人）死亡。但此估计数低于2011年，这一减少可归因于几个亚洲国家所报告死亡人数的减少。

从全球来看，2012年，估计15-64岁的世界人口中有3.5%到7.0%，即1.62-3.24亿人，在上一年至少使用过非法毒品一次，主要使用属于大麻、类阿片、可卡因或苯丙胺类兴奋剂的物质。

从常规吸毒者和吸毒致病者或吸毒成瘾者来看，问题药物使用人数保持稳定，介于1600-3900万人之间。然而，提供服务方面仍然存在差距，因为近几年间，全球六名问题药物使用者中每年只有一人获得或接受了药物依赖治疗服务。

虽然公众可能认为大麻是危害最小的非法毒品，但过去十年中，吸食大麻致病而寻求治疗的人数一直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美洲、大洋洲和欧洲。不过，阿片剂仍然是亚洲和欧洲寻求治疗的吸毒者中滥用最流行的主要毒品，就像可卡因在美洲一样。

在注射吸毒方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根据最新可用数据共同估计，注射吸毒者人数为1270万人（范围：890-2240万人）。这相当于在15-64岁人口中的流行率达0.27%（范围：0.19-0.48%）。²这一问题在东欧和东南欧尤为严峻，那里的注射吸毒率比全球平均水平高4.6倍。

共用二手注射器的做法让注射吸毒者特别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和丙型肝炎。据估计，注射吸毒者中平均有占总人数13.1%的人携带艾滋病病毒。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银行、世卫组织和艾滋病规划署共同估计，全球注射吸毒而携带艾滋病病毒者达170万人（范围：90-480万人）。这种情况在世界上的两个区域尤为突出：西南亚和东欧/东南欧。据估计，这两个区域的注射吸毒者中艾滋病病毒流行率分别为28.8%和23.0%。估计注射吸毒者中半数以上患有丙型肝炎。

通过实施一揽子九条循证综合干预措施³解决注射吸毒者中艾滋病病毒问题的做法是“减少伤害服务”的一部分，也是阻止艾滋病病毒蔓延的全球对策的主要部分。其中，对艾滋病预防、治疗和护理最有效的四条干预措施是针头和注射器方案、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或针对注射非类阿片毒品者的其他循证药物依赖治疗）、艾滋病病毒检测和咨询，及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十多年来，减少伤害干预措施在西欧和中欧扩大了规模，最有效的四项干预措施在这两个区域的覆盖面最大，使注射吸毒者中新近诊断为艾滋病病毒病例的数量减少了，因不安全注射吸毒而导致的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也有所减少。然而，最近欧洲部分地区注射吸毒者中爆发了艾滋病病毒，证明了艾滋病毒疫情如何在服务和干预措施规模缩小的区域快速演变。

有充分证据表明，很高比例的注射吸毒者有监禁记录。另外，在监狱人口中，吸毒和注射吸毒都非常普遍。令人关切的主要问题是监狱里缺乏获得保健的渠道，也不提供保健服务，尤其缺乏药物依赖治疗和艾滋病病毒预防、治

¹ 对于问题药物使用尚无标准定义。各个国家的定义不尽相同，可包括高度危险的毒品消费者，如注射吸毒者、每天吸毒者和（或）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和美国精神病学学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所载临床标准或可能适用的任何类似标准或定义被诊断为吸毒致病者或吸毒成瘾者。

² 这些估计数反映了不同来源的最新可用数据，包括综合生物和行为监测研究，还有各国经改进的监测范围和质量以及报告国数目的增加。因此，这些估计数应理解为以往全球估计数的更新，不可用于趋势分析的对比。

³ 《指导各国确定向注射吸毒者普及艾滋病病毒预防、治疗和护理的指标的卫生组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艾滋病规划署技术指南：2012年修订版》（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

疗和护理服务，而监狱人口应该至少享有与公众可用服务相当的服务。例如，在欧洲，监禁期间曾使用非法物质的囚犯比例为4-56%。

在欧洲，金融危机似乎对吸毒方式产生了影响，还有健康和社会影响。虽然尚无全面数据可用，但欧洲部分地区似乎出现了两种现象，其出现还好像与金融危机同步。首先，吸毒模式似乎发生了转变，有时伤害风险更高；其次，减少伤害服务范围缩小了，根据最新发布的研究，这增加了不安全注射行为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到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等传染病的传播。

按类别分列的毒品特性说明

阿片剂

阿片剂和类阿片位列世界上引起疾病负担最重、毒品相关死亡最多的问题药物清单之首。世界上罂粟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阿富汗连续三年出现了种植面积扩大（从2012年的154,000公顷扩大到2013年的209,000公顷）。此外，缅甸的罂粟种植面积也出现了扩大，但不太明显。2013年，估计海洛因全球生产出现了反弹，达到了2008年和2011年的水平。

2013年的全球非法鸦片种植面积为296,720公顷，达到了自1998年开始有估计数以来的峰值。

有证据表明，阿富汗海洛因日益蔓延到了过去一直由东南亚供货的新市场，如大洋洲和东南亚。历史悠久的巴尔干路线似乎仍然是阿富汗海洛因运往西欧和中欧利润丰厚市场的中转走廊，但由于更有效的执法及西欧和中欧市场萎缩等各种因素，其重要性已有所下降，与2007年巅峰时期相比，该次区域阿片剂使用和缉获量的减少以及供给水平的下降也表明了这一点。

所谓的“南方路线”正在扩张，海洛因通过阿富汗南部地区走私到欧洲，或经近东、中东和非洲走私，或直接从巴基斯坦走私。

美利坚合众国的类阿片依赖吸毒者中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那就是受美国部分地区海洛因供给增加、普通吸毒者满足毒瘾的成本降低的影响，海洛因正在取代合成类阿片。此外，主要滥用处方药之一，奥施康定，现经重新配方之后更加难以吸食或注射。

海洛因和非法吗啡的全球缉获量继2011年急剧增加之后，于2012年出现了减少，但仍高于2010年及之前多年的水平。这些波动主要受东南亚、西欧和中欧缉获量驱动。然而，2012年，许多其他区域的海洛因缉获量都有所增加，主要是东欧和东南欧、南亚和大洋洲。在位于从阿富汗到俄罗斯联邦的“北方路线”的主要国家，海洛因缉获量显著减少，由此可以推定海洛因运输量也在减少。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很可能用于替代海洛因的自制地索吗啡的少量缉获批次众多。

爱沙尼亚、芬兰和美国的类阿片依赖者中出现了可能更有害的行为，包括滥用芬太尼等类阿片。据观察，类阿片使用者可能会交替使用非处方和（或）处方类阿片和海洛因，其使用取决于哪种物质在市场上更方便易买，而且更便宜。

可卡因

可卡因制造和贩运在西半球影响严重，但有迹象表明，可卡因全球整体供应有所减少。截至2012年12月31日，古柯树净种植面积估计达到了自1990年开始有估计数以来的最低水平：133,700公顷，较2011年估计数减少14%。

全球可卡因缉获量于2012年增加到671吨，而2011年缉获量为634吨。可卡因缉获量的增加主要来自南美洲、西欧和中欧。

可卡因使用依然相对集中，主要在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可卡因都产自南美洲的三个国家。虽然有关非洲和亚洲的可卡因使用范围尚无确凿证据，但有专家意见表明，这两个区域可能存在少量新兴可卡因使用，这与经非洲贩运的增加以及两大洲日益富裕的状况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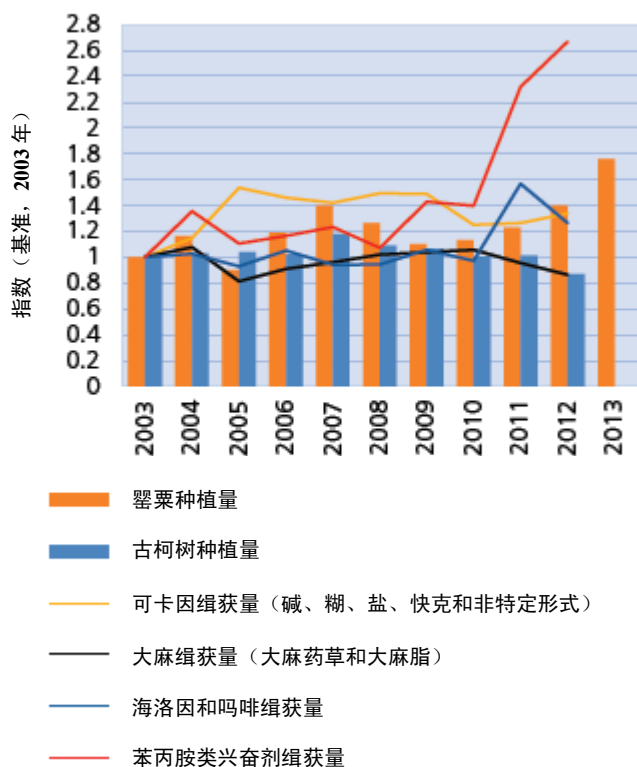
可卡因的最不当使用是在美洲。自2006年以来，部分由于供给持续短缺，北美洲的可卡因使用一直在减少。但是，据最近观察，美国的流行率略有上升，因为海缉获量有所增加。

南美洲的可卡因消费和贩运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巴西，原因有多种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和庞大的城市人口。

西欧和中欧是仅次于美洲的第二大市场，整体供应指数显示，可卡因供应可能有所反弹；一些消费市场巨大的国家的零售纯度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却没有显示出需求的增长。一些可卡因使用水平较高的国家甚至出现了使用的减少。

近年来，大洋洲市场不断扩张，但较之其他消费市场，该区域的使用模式有所不同，因为该区域偶尔使用该物质的群体庞大（流行率高），原因可能在于可卡因价格高昂。

2003-2013 年药物供应和药物供应减少的主要指标趋势



资料来源：缉获数据：年度报告调查表，以其他官方来源为补充。

种植数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基于其支持的国家作物监测系统的估计数，以其他官方来源为补充。

a 包括苯丙胺、“摇头丸”类物质、甲基苯丙胺、非特定苯丙胺类兴奋剂、其他兴奋剂和处方兴奋剂。对于其他兴奋剂和处方兴奋剂，只列入按重量或体积报告的缉获量。

大麻

大麻药草（“大麻”）的种植和生产仍然广泛存在，而大麻脂（“印度大麻脂”）的生产依然仅限于北非、中东和西南亚少数几个国家。在阿富汗，尽管大麻种植面积一直呈下降趋势，但2012年，由于每公顷产量提高，大麻脂潜在产量高于2011年。

全球的大麻使用似乎减少了，基本上反映了一些西欧和中欧国家报告的大麻使用估计数的减少。然而，在美国，对大麻使用风险认知的不足导致了其使用的增加。与此同时，每年寻求治疗的使用大麻者越来越多。

如缉获数据所示，欧洲市场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变化，当地或本区域生产的大麻药草目前正在逐步取代主要产自摩洛哥的大麻脂，而后者过去是欧洲主要的大麻物质。

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及乌拉圭目前的新监管框架将一些限制条件下的大麻娱乐性使用合法化了。新的法律还对供应链做了规定，包括许可种植和个人种植。现在去了解这些变化对大麻娱乐性使用和不当使用的影响，以及在其可能波及的广泛领域内的影响，包括卫生、刑事司法及财政收入和支出，都为时尚早。要了解这些新监管框架的更广泛影响，为未来决策提供资料，将需要多年的仔细监测。

根据现有研究，可以说，随着风险认知的减弱和供应的增加，使用量和青年人开始使用的人数都可能增加。源自大麻零售的税收有望带来财政收入，但预期收入与预防和保健成本之间的取舍，尚需慎重权衡。

苯丙胺类兴奋剂

虽然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全球制造难以量化，但所捣毁的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加工点数目继续增加，它们主要制造甲基苯丙胺。北美洲的甲基苯丙胺制造规模再次扩张，所报告在美国和墨西哥捣毁的甲基苯丙胺加工点数目大幅增加。

全球缉获苯丙胺类兴奋剂共144吨，其中一半来自北美洲，四分之一来自东亚和东南亚。中东继续报告缉获大量苯丙胺，特别是在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中亚和西南亚作为新的市场正在兴起，但这些次区域中有两个国家报告的甲基苯丙胺缉获和使用水平都较低。西南亚同时作为供往东亚和东南亚的甲基苯丙胺的一个重要生产区域已然崛起。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的生产也在兴起。

2012年的“摇头丸”缉获量有所增加，缉获“摇头丸”数量最大的区域是东亚和东南亚，其次是欧洲（东南欧、西欧和中欧），共占全球“摇头丸”缉获量的80%以上。

用于治疗注意力缺失多动症的处方兴奋剂或药物的滥用并不少见，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报告了一般人口和青年人口中的滥用流行率。虽然其他区域的处方兴奋剂滥用不可忽略，但报告此类滥用的主要还是北美洲和南美洲国家。

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和基于网络的市场

互联网仍然是贩毒和前体化学品非法贸易的一种途径，所谓“暗网”的使用有增无减。“暗网”构成了一个虚拟市场，由于无法通过网络搜索进入，网站所有者和使用者借助复杂的隐藏手段掩盖了身份，因此执法机关很难找到他们。这使“暗网”成了非法毒品买方和卖方的避风港，他们主要采用数字货币（比特币）进行交易。

“暗网”毒品交易的整体比例尚不清楚，但交易价值以及供应毒品的范围都似乎越来越大。“暗网”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丝绸之路”，捣毁后发现，这个网络运营了两到五年，总收入约12亿美元。有证据表明，“暗网”上存在一个新的精神活性物质、优质大麻、海洛因、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和可卡因的利基市场。

最后，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扩散继续构成挑战，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种类数量（2012年7月为251种物质，2013年12月达348种）明显超过了受国际管制的精神活性物质的种类数量（234种物质）。

毒品犯罪

与物业相关犯罪和暴力犯罪的总体下降趋势相比，2003-2012年期间，当局记录的独立评估的个人使用和贩运毒品相关犯罪有所增加。可是，相对于同期吸毒者人数的增加而言，有犯罪记录吸毒者因个人使用而沦为毒品犯的比例保持稳定。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吸毒犯罪都与大麻有关。

贩毒相关犯罪因不同区域所涉毒品类型和供应模式而异。

多数因毒品犯罪被捕或涉嫌毒品犯罪者均为男子；妇女对毒品犯罪的参与因毒品种类而异，反映了妇女所偏好的毒品。涉及镇静剂和安定剂的犯罪中，被捕或涉嫌妇女比例最高（25%）。

前体管制

大多数毒品，无论是植物制成的，还是合成的，都需要化学品来将其转化为最终产品。虽然化学品只是秘密制造植物制成的毒品（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成分之一，但它们却构成了非法制造合成毒品的重要成分。

鉴于合成毒品的制造越来越多，这类称为前体的化学品的管制已成为主要供应管制策略，因为根除非法作物和替代发展的传统方法不能适用于合成毒品。

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化学品生产和贸易结构和趋势中可能存在薄弱环节。多年来，国际社会加强了管制制度，旨在允许此类化学品的合法贸易，防止其转用于非法制造。

前体管制已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些成功却引发了非法毒品贩运者和制造者一系列的反应，为国际毒品管制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

化学工业中易于发生前体转用的薄弱环节

过去几十年间，特别是过去二十年，化学工业出现了强劲增长和地域变化，全球产量翻了一番，贸易增加了两倍多。同样在这一时期，大量生产转移到亚洲，新兴化学工业的现有特点是相互竞争的小企业组成的大集群。过去，化学工业一直由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集团主导。与之相比，这些新的发展可能会让化学工业更容易发生前体转用。

此外，随着跨国界化学品交易越来越多，过境国数目增加，以及一些化学品经纪人和其他中介机构出现，前体转用于秘密制造毒品的潜在途径不断增加。

国际社会的应对

前体管制是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国际毒品管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公约》针对经常用于制造毒品的化学品的制造、分销及国际贸易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将物质分为两类：对表一列物质的管制更为严格，而对表二所列物质的管制相对较松。《1988年公约》授权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国际层面执行前体管制。

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一些决议以及1998年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和2009年大会通过的《开展国际合作以采用综合平衡战略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包括其相关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制度。截至2013年12月，23种物质受到国际管制：《1988年公约》表一所列的15种物质和表二所列的8种物质。2014年3月，麻醉药品委员会决定将 α -苯乙酰乙腈（APAAN）列入《公约》表一。

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贸易

前体存在合法使用和合法贸易，而管制包括监测合法贸易，并防止转用。通过分析各国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及国际贸易统计可以得出的结论是，2010-2012年期间，约77个国家从事了前体化学品的制造，

更多国家参与了前体贸易。2010-2012年期间，122个国家报告了前体化学品的出口情况，而150个国家报告了进口情况。亚洲国家报告的前体出口最多，其次为欧洲和美洲。如果仅考虑前体化学品的净出口国，亚洲国家占2010-2012年期间净出口总额的59%。全球前体化学品出口增长速度与化学品出口总体增长速度相当。

各个国家对各种前体的合法需求和应用各不相同。就经济价值而言，绝大部分前体化学品国际贸易（93%）所涉物质为《1988年公约》表二所列物质。2012年，更严格管制下的表一所列物质仅占前体化学品国际贸易的7%，占化学品整体国际贸易的0.04%，而其出口增长远远低于表二所列物质。从经济角度来看，表一所列物质中最重要的是用于制造海洛因的醋酸酐，其次是用于制造可卡因的高锰酸钾，和用于制造甲基苯丙胺的伪麻黄碱。

前体化学品的非法贸易不像合法市场那样易于量化，但缉获方面的信息可以部分揭示出趋势情况。

虽然每年的前体化学品缉获量波动幅度很大，但表一所列前体的总体趋势似乎显示了过去二十年的增长。相比之下，表二所列物质缉获量虽然起伏不定，却一直符合稳定的总体趋势。表一和表二所列前体缉获量的区域分布显示，缉获量主要集中在美洲，在研究所涉时间段其次是欧洲，但最近几年其次是亚洲。

前体管制对毒品供应的影响

前体化学品管制措施对减少化学品转用于非法制造毒品具有实际影响，这可通过各种分析方法了解：

越来越多的化学品免于转用。转用前被拦截的货物批次大大增加，较国际前体管制之初的1990-1992年，2010-2012年表一所列前体缉获量增加了12倍。这虽算不上确凿证据，却也表明了前体管制的有效性；

高截获率。与估计已转用于非法制造的总量相比，缉获量的衡量显示，2007-2012年期间截获了大约15%的转用高锰酸钾（在10-28%之间）和15%的转用醋酸酐（在7-22%之间）。估计高锰酸钾转用量仅相当于其国际贸易量的2%，而醋酸酐转用量相当于其国际贸易的0.2%；

前体缉获量高于用前体制造的物质的缉获量。2007-2012年期间，“摇头丸”前体缉获量如果按本可用其制造的“摇头丸”数量计算，比“摇头丸”缉获量多五分之一。同期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前体缉获量按其等值终端产品计算高达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缉获量的两倍以上；

前体管制减少了毒品供应。前体管制似乎减少了前体供应，从而导致毒品供应随之减少。这方面有三个例子。第一个是麦角酰二乙胺（致幻剂）的市场萎缩，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致幻剂前体管制的加强。其市场萎缩反映为1996-2013年期间美国高中生对致幻剂的使用减少了75%，这与该物质供应量的减少密切相关。第二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对“摇头丸”使用的减少以及该物质纯度的降低，这与2007-2010年期间此毒品主要前体供应有限相关。第三个例子是，过去二十年，甲喹酮前体管制的加强似乎已导致其供应量减少，从而使其使用也减少了；

非法市场的价格。最近几年，合法市场的醋酸酐价格在每升1-1.5美元之间波动，而阿富汗非法醋酸酐价格多年来一直在上涨，从2002年的每升8美元涨到了偶尔高达每升430美元的峰值（2011年）。这一价格上涨可与前体管制的加强挂钩。这也影响到了海洛因的生产成本。在阿富汗海洛因生产总成本中醋酸酐的比例从2002年2%上升到2010年的26%，但2013年下降到了大约20%。

毒品加工点经营者的新策略

全球前体管制的加强促使非法加工点秘密经营者制订了一些对策。这些策略包括：

- 用更复杂的方式获得前体化学品
- 利用管制制度薄弱的过境国
- 兴起了专门供应前体化学品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 创建幌子公司隐瞒非法进口
- 为了避开国际管制制度，在国内转用前体化学品，然后再走私到最终目的地
- 利用互联网

- 滥用药物制剂（特别是含麻黄碱或伪麻黄碱的制剂）及，
- 出现了非表列前体化学品，包括可轻易转变成所需前体的各种前前体。

因此，最近几年出现了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的新前前体，包括 α -苯乙酰乙腈、各种苯乙酸酯、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甲基缩水甘油酸甲酯和甲胺。其中一些物质只在为数有限的国家受到管制，已成为过去所用前体化学品的主要替代品，目前缉获量大于受国际管制的苯丙胺类兴奋剂前体。

另一种对策就是生产可用不受国际管制的化学品制造的新的精神活性物质。

秘密制造者采用的所有这些策略为国际前体管制制度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与此同时，这些策略也反映了前体管制确实有一定影响的事实。目前国际上已有一些工具来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适用“了解你的客户”原则、有限的国际特别监视清单、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和前体事件通信系统——但这些在许多国家都有待实施。它们的普遍和有效实施将让迎接挑战的工作向前迈进一步。